

经学大师张尔岐（稷若）评传

闲话葛庵

李惠广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闲话葛庵

经学大师张尔岐（稷若）评传

李惠广 著



深圳出版发行集团
海天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闲话蒿庵：经学大师张尔岐（稷若）评传/李惠广著.

深圳：海天出版社，2009.11

ISBN 978-7-80747-716-7

I. 闲… II. 李… III. 张尔岐(1612~1678)—评传

IV. B249.9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63549号

闲话蒿庵—经学大师张尔岐（稷若）评传

XIANHUA HAOAN-JINGXUE DASHI ZHANGERQI (JIRUO) PINGZHUAN

出品人 陈锦涛

出版策划 毛世屏

责任编辑 林星海

责任技编 蔡梅琴

装帧设计  斯迈德设计
0755-83144278

出版发行 海天出版社

地 址 深圳市彩田南路海天大厦 (518033)

网 址 www.htph.com.cn

文字排版 深圳市斯迈德设计企划有限公司 (0755-83144228)

印 刷 深圳市美嘉美印刷有限公司

印 张 13.25

字 数 180千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版 次 2009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9年11月第1次

印 数 1-1000册

定 价 25.00元

海天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海天版图书凡有印装质量问题，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蒿庵先生之学博大精深，长于经学，尤其邃于《周易》，精于“三礼”，对《仪礼》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清初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礼经》大师。除经学之外，于哲学、史学和文学也有较高的造诣，对医学、兵学、佛学以及天文、历象、器算、律吕等均有研究。尤其可贵的是他十分重视科技等实用之学，但凡关乎国计民生的学问莫不予以关注。本书旨在缀合先生的生平事迹，并略与评说，以期还原其学者的本来面目，宣扬其道德文章，澄清人们对他的误解。

题 记

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

——明·顾炎武

窃谓先生不求人知，人亦不能知先生。而欲知先生者，必于文求之。盖其学广大精微，尽见之于文……

——清·胡德琳



蕭慶雲七十像
丙戌三月長三繪



张尔岐画像 李长三绘

序 言

张新文

张稷若先生是明清之际的经学大师，是济南历史文化名人，是济阳县古今第一名人。其专治经学凡30年，自成大家。同时代的状元、同为经学大师的顾炎武称“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清代学者誉稷若先生为山左学界第一人；当时在中华大地盛传“南顾（炎武）北张（稷若）”之说。张稷若先生在他的时代，可谓达到了经学注释的顶峰，自明清以来也少有人企及。司马相如曾言：“盖在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即言人事功须匹配，但世事往往不如此。历数史上人物与世间凡人，人事功匹配的极少，不匹配则极多。不匹配者大多两类：一类为名头极大，而事功甚微，或名过于实，或如昙花一现，早早湮灭于历史长河中；一类为事功甚伟，其名知之甚少，渐有式微之势。梁启超在《管子传》中曾慨言：“我国以世界最古最大之国，取精多而用物宏，其人物之瑰玮绝特，绝非他国之所得望，而此前之读书论世者，或持偏至之论，挟主奴之见，引绳批根，而非常之人，非常之业，泯没于缪悠之口者，不可胜数也。”后一类人物之中不少已为后人遗忘，但也有极少数人随一些偶然的歷史机缘，为人所发现，由一丝火光转化为一颗巨星，重新照亮夜空。张稷若先生就是后一类中极为值得研究、值得推崇，同时也是极为幸运的一位。使张稷若先生由极不幸变为极为幸运的恰恰就是李惠广同志。

稷若先生生于明末万历年间，早年也与同时代文人一样，十年寒窗只求一朝中第，但他同时又不愿意受缚于八股文，每试必超然八股之外阐述独立之思想，以致屡试不第。时值明末清兵入关，铁骑滚滚，狼烟四起，父亲与三弟皆被清兵所杀，家仇国恨

集于一身，稷若从此放弃科举而隐居，专心向学。他秉承儒家宗旨，“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他严于律己，终身不官不仕，耕读为乐，专心治学；他惜时如金，“不能具膏烛，燎薪而读，常至夜分”；他甘于寂寞，潜心钻研，不为名利所诱，不为风尘所惑，经30年之雕凿，终成一代大家。张稷若先生30岁之前便博览群书，涉及儒学经典、中医理论、道学，乃至太乙、奇门及兵法理论，成为远近闻名的青年才俊、学问大家。著有《天道论》、《中庸论》，又著学辨五篇曰《辨志》、《辨术》、《辨业》、《辨成》、《辨微》，又完成《立命说辨》等在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著作。30岁之后“业有定纪，不敢杂”，专注于经学，终“独精‘三礼’，卓然经师”。撰《仪礼郑注句读》十七卷，附以《监本正误》、《石经正误》二卷。所有这些都是当时之高峰，后世之经典。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尔岐兹编，於学者可谓有功矣”，并记录了大儒顾炎武的评价，云：“济阳张君稷若名尔岐者，作《仪礼郑注句读》一书，颇根本先儒，立言简当。以其人不求闻达，故无当时之名，而其书实似可传。”这些评价非常客观地反映了张稷若先生在清代崇高的学术地位和弘扬儒学的过人功绩。

然而对这样一位重大的历史人物，人们都知之甚少，甚至没有一部专门的评传。清代胡德琳有言：“先生不求人知，人亦不能知先生，而欲知先生者，必于文求之。”记得头几年我陪台商游览大明湖，听导游介绍由七八位人物组成的济南历史文化名人展览，内有张稷若先生塑像，我故意问先生何处人，导游却也诚实，说只知其为济南人，但不知是济南哪里人，更不说其主要事略了。即使在济阳乡间，张稷若先生也几乎沦落成一个半人半仙的人物了，传说他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祛病镇凶，惩恶扬善，他的历史真面目却鲜有人知了。

多亏李惠广先生发掘幽微，以自己过人的史识和超人的勤奋，在整理县志时发现了这一重大历史题材，并由饭后纳凉的一次闲聊唤起他的创作激情，20年如一日终成此稿，还历史以本来面目，还稷若先生以大师风范。《闲话蒿庵——经学大师张尔岐（稷若）评传》是一部颇具功力的人物评传。全书共分十章，另加开头的引子和结尾的附录、后记。第一章“家世与家人”描述

了张稷若的出身；第二章“求学与求仕”写他的勤奋好学和儒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第三章“愤世与避世”写他因家国不再而避世隐居的情况；第四章“思念与思索”写了他深沉的故国之思和睿智的哲学思辨；第五章“农耕与教耕”写其作为传统士大夫自得自乐的闲适，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其民本思想；第六章“读书与著书”写其涉猎群书和笔耕不辍；第七章“学识与学术”写其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第八章“人品与人气”写其高洁的品行和正直的为人；第九章“交游与挚友”写其交友的慎重及其和而不流的交友方式。第十章“生前与死后”简单回顾张稷若平生，并做了客观、公允的评价。全书除了这十章外，引子和附录也很重要——引子是借众人闲聊引出张稷若其人，顺理成章而不显突兀；附录则为这本评传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基础和详实的史学资料，并客观地展现了张稷若的学术成就，是对评传的一个很好的补充。全书结构井然有序，语言明白晓畅，用词平实但不失古韵之风，收录张稷若先生大量诗作以体现先生其人其事，并用白话或以现代诗歌的形式给以翻译，读来朗朗上口。书中考证详尽准确，知识性较强，读后令人受益匪浅。

我对张稷若先生的了解也始于惠广同志的介绍。正值我县意欲挖掘济阳历史文化之时，听说李惠广同志潜心编撰关于张稷若的著述，于是在几年前的一个冬夜，我专门拜访了他。尽管其年事已高，听力不便，并饱受眼疾之痛，但精神矍铄，学识渊博，彼此相谈甚欢，于我印象颇深。在拜读过此书后，感受到李惠广同志的文章一如其人——平和中正，既有史学家的严谨，亦有诗人的激情；既充满哲学睿智的思辨，又有文学家的优美飞扬。李惠广同志在济阳从事教育和史志工作40余年，对本县的历史和人事甚为熟悉，又兼平日注重修习文史，文笔颇具功力，是济阳县一大闻人，特别是退休后，仍不慕荣利，潜心学问，笔耕不辍，为济阳的文化建设贡献良多。尤其以中专之基础、七十之高龄、羸弱之身躯，历经20载撰成此书，实属不易！在撰写过程中，他搜集资料，查阅文献，为一个细节，也常常多方求证，可以说，这本书凝聚了他半生的心血。二十年磨一剑，惠广同志能够潜心向学，严肃治学，专注于学，对比眼下廉价而易于媚俗的“文化快餐”，为世俗功利所繁殖出来的“学术口红”，打着学术的旗号知一讲十的“学术”名人，惠广同志的精神的确难能可贵。他以

自己的身体力行为济阳学界、乃至整个济阳树立了榜样。对此，我深表钦佩。

对文化现象的反思和文明源头的回归是人类思想和境界跨越的前提。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曾经提出“轴心时代”的观念，在世界学术界产生了极大影响。他认为，在公元前500年前后，中国、印度和西方这三个彼此独立而又互不知晓的地区，几乎同时完成了一次划时代意义的文明的突破。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在长达数世纪的历史时期内，这些人物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同时产生并同时开始影响和滋润了整个世界。雅斯贝尔斯强调指出：“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可以想见，张稷若先生在遭遇国难家仇的冬夜潜心著述，奋笔疾书，不能不说是历史盛世的回望，是对当时政治不满的发泄；而李惠广同志对张稷若先生的生平和思想的潜心研究，是一种发掘，是一种回归，更是一种提升，是民族意识和乡土情结的升华，是迎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烈祈盼。这就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在文化和价值观念层面上的一次深沉的审视和理性的飞跃。我县与全国一样，经过30年改革开放，经济实力大增，社会事业发展，文化交融并蓄，目前也到了一个反思梳理和提升的新阶段。李惠广同志对济阳传统文化的挖掘整理，其理性与勤奋的精神，必将在思想文化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书成之后，惠广同志邀我作序，我对张稷若先生了解不多，原不欲贻笑大方，但一方面深为他这种老骥伏枥、锲而不舍，兢兢业业、潜心治学的精神感动，而另一方面从弘扬济阳文化的角度出发，我也责无旁贷，故此也就勉为其难，赘言几句。不当之处，还请大家原谅。

2008年9月于济阳

（注：作者为中共济阳县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

前 言

300多年前，山东省济阳县出了个“活神仙”张稷若。张稷若的名字以及他的传说，在济阳一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譬如传说他是文曲星下凡，是康熙皇帝御口亲封的“好阴阳先生”；说他能驱鬼使神，呼风唤雨，预知未来，善言人之吉凶祸福，等等。这些传说历久不衰，而且越传越奇。

张稷若是人不是神，是一位研究儒学经典成就卓著的经学家。他名尔岐，字稷若，号蒿庵，又号汗漫道人，世称蒿庵先生。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卒于清康熙十六年（1678年），明末诸生。以其父死于清兵，又哀痛明亡于清，故与清王朝誓不合作，不赴太学，亦不出仕，隐居田园，教授乡里，潜心读书著述，贫困终其一生。

蒿庵先生之学广大精深，长于经学，尤其邃于《周易》，精于“三礼”，对《仪礼》的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清初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礼经》大师。除经学之外，于哲学、史学和文学也有较高的造诣，对医学、兵学、佛学以及天文、历象、器算、律吕等均有研究。尤其可贵的是他十分重视科技等实用之学，但凡关涉国计民生的学问莫不予以关注。他宗法程朱理学，但不囿于其窠臼；深谙汉儒经学，而不专注训诂，在治学上表现了一定的独创精神。

先生富有民族气节，素以孝友著称；节操高洁，品行端方；淡泊为志，不慕荣利。其道德文章堪可垂范后世，是以歿世后名

列乡贤，事入国史。

历来不乏对蒿庵先生的造神者，他们利用自己制造出的“活神仙”为人占卜算命，祛灾治病，以坐收渔利，而不惜玷辱先贤，污染社会，其影响十分恶劣。因此，本书旨在缀合先生的生平事迹，并略与评说，以期还原其学者的本来面目，宣扬其道德文章，澄清人们对他的误解。

由于作者受水平的限制，书中错误与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及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2004年6月

目 录

序 言	张新文
前 言	1
引 子	1
第一章 家世与家人	7
第二章 求学与求仕	25
第三章 愤世与避世	41
第四章 思念与思索	59
第五章 农耕与教耕	77
第六章 读书与著书	95
第七章 学识与学术	113
第八章 人品与人气	133
第九章 交游与挚友	149
第十章 生前与死后	169
附录一	184
附录二	186
附录三	194
后 记	197

引 子

今年夏天久旱不雨，酷热难当，因此，在临街空旷处每晚都聚拢了一群人侃大山乘凉。侃的内容或近日见闻，或旧时逸事；有国家大政，也有家长里短，无所不及，无所不侃。才侃时还有个中心，不多久便山南海北，天上人间，离题万里了。此时，侃者姑妄侃之，听者姑妄听之，只图侃得痛快，听着高兴，乐得暂忘暑热之苦就行了，至于侃来离题多远了，那是谁也不会介意的，而且好像唯有这样漫无中心，不受束缚，才侃得过瘾。

一天晚上特别闷热，风无一丝，蚊虫倍加猖獗，在一片噼噼啪啪的芭蕉扇拍打声中，大山照侃不误。开头有人说：“怪不得说现在说实话的少了，就是天气预报想说实话，可又净说不对，明明预报今晚小到中雨，这不连点云彩丝儿也没有，可咋下雨？”这样侃题就以雨开头了。有的说再有十天半月不下雨，别说收成无望缺吃的，甚至井里无水连喝的也没了。说到这节上，顿时又七嘴八舌地声讨起老天爷来，说他做官当老爷，高高在上，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不关心百姓疾苦；说他贪污受贿，把雨下到了江南，坑了江北这一方……在一阵嬉笑嘈杂声中有人大声说：“去找人大代表，要他反映意见；要不我们集体上访，坚决要求今年下半年由张稷若蒿庵先生上岗，执掌风雨大权。先生济阳人，总该

有点乡土观念吧，优惠优惠济阳还不行吗？”

只这一句，又把侃题移位到蒿庵先生上来，那大山就更有侃头了：什么晴空万里，家家户户都在晒麦场，蒿庵却硬是叫家人赶紧把场堆起垛上，刚刚垛完，大雨便倾盆而下；什么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任是谁家也不敢开垛摊场，不料蒿庵又叫家人把场摊开，摊着摊着阵风过后云开日出，骄阳似火。还有什么蒿庵家常年挂着一盏极为普通的纸灯笼，灯笼上剪贴的纸花是一株豆秧，一只蝥蛸。奇异的是，这只蝥蛸如果一早就爬到豆秧顶部的叶面上去，这天就准是晴天；如果蝥蛸藏在豆秧根部的豆叶底下，那么这天不是下雨就是阴天。这事丝毫不差，比现在的天气预报还准。

继续侃下去就更玄了，什么蒿庵能呼风唤雨，腾云驾雾，掐诀念咒，撒豆成兵，就只差上姜太公的封神榜了。这样云苦雾罩地侃着，不断招来阵阵欢声笑语，人们似乎觉得那暑热减轻了许多。

在大伙儿正侃得带劲的时候，坐在我身边的一位悄悄地问我：“听说了吗？现在就有人给蒿庵先生上供祈雨呢！”听他一说，我心中陡然一颤，怎么？向蒿庵祈雨？这不把神话和迷信当作现实了吗？真的把蒿庵先生当成了雷公、雨师之类的“神仙”了。要知道先生是一位醇儒，一向笃行孔孟之道，遵奉“子不语怪、力、乱、神”，“敬鬼神而远之”^[1]的信条，岂能同僧道巫覡一般弄什么祈禳之术呢？况且从他的实际行为来看，也是鄙夷和反对祈雨之类愚昧迷信活动的。如他的老友邓光玉，在暑天烈日下暴晒祈雨，他知道后即予以劝导批评。又如，同年某庄有一巫婆降神祈雨，声言某日定当降雨，但届时并未应验，他也曾作诗嘲讽其事。据此来看，他是绝对不会相信更不会去玩弄拜神祈雨这类荒唐把戏的。现在与他上供，请他施法降雨，或者请他去走龙王爷的后门，假如冥冥中先生有知，不晓得他对此是哭？是笑？抑或哭笑不得呢？

侃罢大山回家，尽管已是夜深人静，凉风习习，却辗转反侧不能入睡，给蒿庵上供祈雨的事依然萦绕于怀，挥之不去，进而浮想联翩，许多往事也纷纭泛起。

依稀记得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踏入山东大地，

是年冬季侵占了济阳。当时我们家乡有人扶乩请神，据说请得蒿庵先生，写下的乩语是：“哪里荒哪里乱，要紧别出济阳县。”并且告示人们不必惊慌，他已施法蒙上了鬼子的眼睛，使其逢村迷路，遇庄绕行，绝不会进村骚扰，大家尽可放心。于是人们既不思抵御之策，又不作逃难打算，只坐待“活神仙”的庇佑，结果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洗劫。土改时更听说某地有反动地主造谣惑众，说蒿庵先生附于某人之体传下话来：“谁分地，谁分房，早晚报应有灾殃”，因而该地的土改运动一度受到影响。就在前几年还听说，有人以所谓蒿庵先生的“正宗家学”为人占卜算命，祛灾治病，降妖捉怪，骗人财物，等等。诸如此类的荒诞迷信事例纷至沓来，更被它搅得丝毫没了困意，思绪如脱缰的野马，恣意驰骋。

于是，进而想到了迷信泛滥，造神不止，蒿庵先生由人变神的问题。

蒿庵本是正宗醇儒，平生以弘扬文武周孔的“圣人之道”为己任。他逊志好学，沉潜于“六经”^[2]，尤其对“三礼”^[3]的研究有着很高的造诣，为学术界公认的《礼经》大师。当时学术界的顶级人物顾炎武，对他就十分推重，曾以康成、泰山、徂徕三先生^[4]相助勉。《张尔岐传》的作者清乾隆人罗有高，以为有清百余年以来，山东称得上大儒者唯有蒿庵先生与马骥^[5]而已。幼时也听师长说“南顾北张”、“张马齐名”。所谓“南顾北张”，意为清初学术界在南方有顾炎武，北方有张稷若，二人各领风骚，平分秋色。显然这样评比有失偏颇，偏爱、推崇蒿庵的成分很大；至于说蒿庵与马骥齐名那倒是不争的事实，这在前人早有定评。就是这样一位卓有成就的学者不料歿世之后却被捧为神仙，完全失去了本来的面目。

既然是神，就要为人所用。钟馗为人捉鬼，神荼郁垒替人看守门户，灶王爷为户主“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不惜说假话而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一切神祇都在被人利用，这大概也是一种被扭曲了的“名人效应”吧。

人是喜欢利用神的，利用神是很合算的，非但不用按劳计酬发工薪，而且还可叨神的光大捞一把。况且，神有威望，不用花大钱做吹牛广告，来求者即趋之若鹜，不愁市场疲软。有的人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便竖起

“活神仙”张稷若的招牌招徕四方，行其卑鄙之事，于是，一出出荒诞不经的迷信丑剧闹剧便屡演不衰，而且花样不断翻新。这样，蒿庵先生看似上了神坛，罩上了灿烂辉煌的神仙光环，实则为人玩弄于股掌之中，洋相出尽。其高尚的道德不见了，而代之以愚弄众生的龌龊行径；其学术成就扬弃了，被置换为符箓咒语和祈禳伎俩。一位享有美誉的学者，被搞得人妖颠倒，面目皆非，遭到了不可容忍的歪曲与肆意践踏，实在可悲可叹！

今天，新世纪已经露出了曙光，一个高度而又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到来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里，科学技术主宰着人类的命运，决定着每个国家民族的兴衰强弱，谁捷足先登，谁迟滞落后，社会将还以不同的颜色。目前，信息网络技术已风靡世界，纳米技术即将引发一场“计算机革命”，人类为控制自己的生命与健康权力而在努力破译基因图谱这一生命密码……然而，就在这科技大潮中，我们的同胞还在向蒿庵上供祈雨，点击此类的音符未免与这科技时代的乐章毫不和谐而十分滑稽可笑了吧！以这样的思想状态来迎接科技新时代，也许会使我们这位生前十分重视科学技术的先贤感到蒙羞于地下而责备我们的不争气吧！

蒿庵先生去世300余年了，他的影响非常深远，他的蒙垢极其深重。我们应该做一些正本清源的工作，把他从神坛上请下来，刮去涂在他身上的神仙色彩，褪去他头上的神仙光环，还原他血肉之躯的真实面目，并且接过他为我们所创造的精神财富，使之在这新时代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本是我们应该做而且能够做但是至今却还没有做的事。

想到这里，还真有些心潮澎湃热血沸腾的感觉，多年来已经不曾有的那种激情忽地一阵涌动。于是披衣而起，从书架上取下《蒿庵集》，又翻出从前辑录的有关蒿庵的资料，面对这些书文沉吟良久，最终决意写点东西，写点关于蒿庵先生的东西，为使先生返璞归真尽点绵薄之力。

要说写点关于蒿庵先生的文字，应该说这个念头不自今日始。还在前些年编纂《济阳县志》的时候就接触到了先生的一些资料，对先生的人品学问倾慕至深，感到这位先贤在济阳县文化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位置，应该大书一番。但是当时编务工作繁重，不暇旁骛，只是在县志的人物志中